

世纪对话

汉语字本位与词本位 的多角度研究

主编 周上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纪对话

汉语字本位与词本位 的多角度研究

主编 周上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对话:汉语字本位与词本位的多角度研究/周上之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301-21368-1

I. ①世… II. ①周… III. ①汉语—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6677 号

书 名: 世纪对话——汉语字本位与词本位的多角度研究

著作责任者: 周上之 主编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368-1/H · 315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2.5 印张 324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附会议 DVD 盘 1 张)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王洪君

在首届汉语独特性理论与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基础上编辑的专题论文集《世纪之争——汉语字本位与词本位的多角度研究》终于面世。

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北大徐通锵教授和法国白乐桑教授分别在理论研究和教学领域提出字本位的口号之后,来自传统汉语理论和教学方面的质疑不断,其间争执论战,此起彼伏,但多为单兵作战,零敲碎打,形不成争论热点,更没有机会坐下来,把理论纷争的关键梳理一下,加以讨论。经常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质疑和批驳往往落不到点子上,误解和隔阂也就难以避免。

这次会上,来自字本位和词本位的各家学者 20 多年来终于首次围坐一桌,面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听一下对方的辩解,进而讨论争论的核心所在。这种形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现代汉语研究史上,也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

不过就其实质而言,这次会议的形式大于内容,火药味甚浓的攻防场面虽然热闹,但问题的讨论却远远谈不上深入,许多关键之处尚未触及,存在问题如下:

最重突出的是,双方绝大部分人对于争论的焦点都不甚了了。这说明,理论探讨还不深入,远没有抵达问题的核心。此外,双方缺乏沟通了解,把握不到对方的要害,攻击的炮火虽然激烈,但是往往落在对方阵地之外,不免贻笑于对手,令其不屑一顾。平心而论,词本位一方虽然“群众基础广泛”,但是对字本位深入了解的人极少,许多人甚至不懂字本位的 ABC,就望文生义地发难。相对而言,字本位这一方因为都是通行理论的反叛者,所以,对通行理论内在矛盾和弱点的理解稍

胜一筹。

其二,双方阵营内部都不统一,尤其是字本位这一方。自诩字本位门下的人,彼此之间,相去甚远。比如,仅仅对“字”这个术语的理解,各种解释就不下十种,理论上的分歧更不必说了。这说明,直至今日,“字本位”还仅仅是一个表面上一致的口号,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学术观点,更谈不上形成独立的学术派别。建立独立于世界语言学界之林的汉语独特性理论和学术流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通过会上的争论,理论上的具体共识至少有这么几个:

1. “词本位”之称名不副实,词在汉语中定义模糊、边界模糊,《马氏文通》之后的汉语语法理论的研究基点实际上也并不是词而是语素。

2. 汉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所具有的单音节性、组合位置的自由性、意义上的确定性、韵律上的独立性,是英语等其他多音节语言的语素所不具有的。汉字字形所具有的、确定语言中音义结合最小单元同一性的作用(比如完全同音的“高”“膏”“羔”“糕”是汉语中四个不同的最小音义结合体),是英文等表音文字所不具备的。“字”如果从“一个方块空间的形体单位——一个单音节有声调的韵律单位——一个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来定义,则“字”这一跨层面的、三位一体的单位,至少可以作为汉语文教学的基本单位。

3. 字本位并不是主张汉语语法只有“单音节的最小音义结合体”这一级单位,字的上面还有“辞”等更大的单位。

4. 字本位不仅应该吸收中国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的成果,也应该注意吸收《马氏文通》之后的汉语语法理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汉语词法结构与句法结构基本一致”的观点和复合词结构分析的相关成果。

总之,对话之路已开,交锋还应继续,期望今后能够就某一热点理论问题和若干具体的教学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目 录

汉语独特性理论的研究与汉语教学	潘文国(1)
我们为什么主张字本位?	潘文国(10)
我关于“字本位”的基本观点	陆俭明(15)
试论“SPO”和“SOP”句型	高桥弥守彦(22)
本位七问:第三种声音	史有为(33)
谈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本位”观	郑定欧(48)
“字”作为基本结构单位的语义和语法属性	严辰松(54)
汉语语法特点与“字本位”论	任瑚璉(67)
对汉语“文字”和“文言文”的误解	彭泽润、曾宝芬(78)
从字本位看四声别义	崔彦(84)
盘点“字本位”	达世平(94)
浅谈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中汉语的词类问题	
和汉语语法独特性问题	高雅丽(104)
字组的性质与类推	金朝炜(117)
语言的符号性与汉语结构特征的关联	李娟(127)
“词式书写”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分析	李茜、曹明明(137)
单音节词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价值	李泉(147)
以字头义项管辖复词条目布局的优越性	杨金华(157)
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而是表示意义的	张朋朋(166)
与其说是字本位,不如说是言本位	邹晓辉、邹顺鹏(179)
辞研究和复合词研究的共同任务	周上之(194)
《说文解字》汉字省简规律的考察	徐建波(205)

汉语教学与巴别塔的诅咒	白乐桑(209)
苏氏文源法	苏立群(223)
我为什么赞成“字本位”观念	吕必松(236)
汉语“字本位”教学法分析	王若江(246)
CEFR 在台湾的研究发展与应用现况	蔡雅薰(258)
不同版本小学语文教材用字的比较统计	郭曙伦、杨晓惠(271)
中高级汉字课教学新模式实验报告	李大遂(281)
论汉字笔画观和汉字结构认知的先决性	李禄兴(292)
语文分开的对外汉字教学模式初探	李蕊(301)
语文分开教学模式的实施及思考	邢军(312)
“字本位”与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综述	杨娟(321)
法国汉语教材汉字设计考察与分析	张学增(328)
汉字的独特性及其教学模式中的几个问题	赵明德(339)
后 记	(350)

汉语独特性理论的研究与汉语教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摘 要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汉语的独特性理论”讨论了研究汉语独特性理论的必要性,逐条批驳了反对研究“中国特色语言学”的种种观点。第二部分“什么是汉语的独特性?”指出了汉语独特性最主要的三个方面,即汉字、汉字与汉语联系,以及汉语语法。第三部分“汉语的独特性和汉语教学”指出不同的语言需要不同的教学理论和方法,汉语的独特性决定了必须要研究独特的汉语教学理论和教学法。

关键词 汉语研究 汉语教学 独特性

一 汉语的独特性理论

汉语独特性理论指的是关注汉语独特性的各种语言学理论。近来人们谈得较多的是“字本位”理论,但“字本位”理论只是汉语独特性理论中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我们还要允许鼓励和创建别的汉语独特性理论。汉语独特性理论说到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特色语言学理论或汉语特色语言学理论。

有人不赞成“中国特色”的提法,说:“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分什么

* 本文是2009年12月在《首届汉语独特性理论与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作的主题发言。

中国和外国!”乍一听这句话似乎斩钉截铁,非常有力,但细想却发现经不起推敲。这个命题就跟“人就是人,分什么男人和女人”,或“人就是人,分什么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没有意义。在对“人”进行研究的时候,有时确实不需要区分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和外国人,例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脑袋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两个耳朵的时候,或者面临危及整个人类的严重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或 SARS 及甲型流感的时候;但有的时候却必须区分男人和女人,或者中国人和外国人,例如研究人的生理特征的时候,或者研究人的文化特征的时候。语言学也同样如此,有的时候确实不需要谈国家特色或者语言特色,有的时候却必须谈。不能因为有的时候不需要谈,就武断地认为所有场合都不能谈、不必谈。

认为语言学不必区分中外的最主要理由是所谓科学无国界。有人振振有词地说:“谁听说过有什么中国特色数学,或者中国特色物理学吗?”既然没有中国特色数学这样的说法,当然就不应该有中国特色语言学。可惜的是,他们举的例子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在社会科学方面就没有这么理直气壮了。譬如说,有谁敢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吗?没有!这倒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是摆在全世界人民眼前的活生生的事实,不管你怎么称呼它,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就在那里,你无法否认它的存在。这样看来,说有没有“中国特色”,跟学科的性质大有关系。一般说来,凡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全人类的共性比较多,因而像数学、化学、物理学这样的学科一般不会提什么“某某特色”。不过“一般不提”,不等于永远不需要提,在涉及这些学科的历史与文化的时候仍然可以提,例如我们可以说,《九章算术》等等是中国特色的数学研究,因为它与西方的数学传统很不一样,而且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密切。而属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就很难摆脱“某某特色”,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等,就都有浓厚的民族或国家特色。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会倒霉。许多相信美国式“民主”就是人类民主的唯一模式,或者相信美国人的金融理论具有全球普世性的人,现在都得到了教训。语言学能不能谈“中国特色”,跟语言学这个学科的属性有关。如果语言学确实是一门

纯自然科学,那它具备普世性的可能就比较大了;而如果语言学是一门社会或人文科学,就不能避而不谈其民族性和语言个性。主张语言学无国界的主要是20世纪以来自认是所谓“主流语言学”的那些人,他们同时也积极地主张语言学属于自然科学,从布龙菲尔德到乔姆斯基,都是如此,甚至鼓吹得“不遗余力”。可惜在整个学术界,他们的这一主张却非常不“主流”。中国的学科目录中至今仍把语言学归属在“文学”这个大的门类下,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这两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即使今后语言学有望升级为“一级学科”,它大约也只能归在“文学”门类下,不可能突然会跳到“理学”或“工学”门类下面去。在美国,语言学的位置是在“哲学”下,也不是自然科学。其他国家也差不多。事实上,由于语言本身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语言本身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研究语言也就可以分别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角度去进行。在着重对语言的自然属性进行研究时,我们也许会更多地看到一些世界语言共同的方面,产生出语言研究没有国别之分的想法;但如果我们着重对语言的社会属性特别是人文属性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关注到各种语言的历史文化个性,“某某特色语言学”的提法和做法就在所难免。硬把语言学派作“自然科学”,进而否认语言研究的民族性,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

反对提“中国特色语言学”的人还有第三个理由:“你听说过‘英国特色语言学’、‘美国特色语言学’的提法吗?人家不提,我们干吗要提?这不显得自己太小家子气吗?”对于这个说法,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别人没提,我们就不能提吗?第二个反应是:英国、美国用得着提“英国特色、美国特色”语言学吗?当今世界的语言学(不仅仅是“主流语言学”)本来就是建立在印欧语、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更是建立在英语基础上的。以英语为基础的语言学已经成了普通语言学、乃至全人类语言学的代表,还有必要来强调“英语特色”的语言学吗?就好像在中国,我们时常会听到“少数民族”这个提法,以示对少数民族的关注和尊重,但我们听到过“多数民族”的提法吗?在语言学研究中不需要提“英国特色、美国特色”,就好象在中国谈论民族问题,不需要提“多数

民族”一样。至于,英、美之外,其他国家也很少提某某特色语言学。我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有些语言本来就在印欧语大家庭里,其“特色”并不很明显。除非特别需要,否则不必提;二是那些语言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觉悟。由于历史的原因,印欧语之外的语言研究几乎都是二十世纪以后起步的,在建立过程中受到了印欧语语言学的强大影响,多多少少都有些“印欧语语言学化”了,就好比《马氏文通》之后的中国语言学一样,有着“狰狞”(黎锦熙用语)的英语语言学味道。“中国特色语言学”是在《马氏文通》发表以来的百年思考、是在对“跟着西方语言理论转”了一百年的反思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中国学者痛定思痛的一种觉醒。而许多语言的研究还没有这种醒悟,但我们相信终究会有这一天。举例来说,在印欧语语言学建立的世界语言谱系大家庭中,日语、韩语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会儿说属于这个语系,一会儿说属于那个语系,一会儿又让它们独立出来单独成为一个语系,但并不为日、韩学者所认同。我看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只有到“日语特色语言学”和“韩语特色语言学”真正建立以后。其实,“特色”问题,不仅语言间需要,一个语言内也需要。大一统的情况固然令人振奋,而特色的研究更具有实际的意义。例如在英语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通用语言之后,我们却不断听到各种“-glish”的说法。最早是法国的 Finglish,后来有中国的 Chinglish、新加坡的 Singlish,现在又听到有印度的 Hinglish、日本的 Janglish、韩国的 Konglish、菲律宾他加禄语的 Tagaglish 等。可见即使在英语中,各种语言的“独特性”也正在被注意到。

说到底,这个问题涉及对语言研究中共性和个性的理解。共性和个性是语言研究中永恒的主题。没有人会否认语言中有个性,也没有人会否认语言中有共性。但是如何看待共性个性、如何对待共性个性,各语言学派和语言学家就表现出了重大的差别。有人爱走极端,认为语言研究只能以探索人类语言共性为最终目标;还有人则认为人类语言间有着极大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差别,语言研究应该更关注语言的个性。前者的例子如乔姆斯基,后者的例子如沃尔夫,两位都是美国人。可见,认为强调语言个性、强调中国特色、汉语特色的只有中国的语言

学家,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可以说,这本身也是国外语言学,或者世界语言学的一部分。绝端之外,多数人的主张是共性、个性并重。但这句话容易说,却不好处理。“共性”与“个性”是什么比例?是三七开、四六开,还是五五开?谁也无法量化。研究是从“共性”切入,还是从“个性”切入?各派又有截然不同的主张。凡主张借用国外理论来解决汉语问题的大多是共性派,因为这种主张的前提就是默认西方产生的理论必然具有普适性,适用于世上所有语言。代表人物就是马建忠。而主张从汉语出发,在与各国语言进行比较中探索汉语特点的就是个性派,其代表人物就是王力和徐通锵。我们基本上是个性派,但我们对个性与共性又有自己的理解。我们认为个性和共性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物的两面,其关系就如中国人说的“道”与“器”的关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如果把“形”比作一枚硬币,“道”和“器”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顾炎武说:“非器则道无所寓。”(顾炎武 2006:42)章学诚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哉?”(章学诚 1985:132)同样,共性和个性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主张研究共性,但离开个性就无所谓共性。不强调各种语言的独特性,不从语言个性着手,所谓共性只是一句空话。

二 什么是汉语的独特性?

那么,什么是汉语的独特性呢?我们想引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来看这个问题。183年以前,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特在他的《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一文中,劈头就说了一段话:

在研究汉语时,人们通常注意到的是汉字的特点以及汉字与汉语的联系,对汉语本身的语法结构则不大关注。然而,汉语的语法结构是极为独特的,从所有语言的语法差异来看,汉语可以说自成一类,而不是某一具体语言的亚种。(洪堡特 1826:105)

这段话可说非常精辟地指出了汉语独特性的三个方面,这就是:

(1)汉字的特点;(2)汉字与汉语的联系;(3)汉语本身的语法结构。我们都知道,洪堡特是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语言懂得最多的学者之一,他对汉语特点的归纳可说是把汉语跟世界上的“所有”(事实上不可能,但“所有”主要语言应该包括在内)语言进行比较以后得出的结论。这与我们封闭在汉语自身的圈子里,或者加上一两门外语的井底之见相比,视野肯定要开阔得多,也客观得多。要充分论述这三个方面,可说包含了研究汉语独特性的全部,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但这里不妨说说我们对洪堡特提出的这三个方面的初步感想。

第一,汉字的特点。我们感兴趣的还不是汉字的特点本身或者怎么去研究汉字的特点,而是洪堡特说这句话的前提。其前提就是“在研究汉语时”。这说明洪堡特,以及在他之前或同时的汉学家、汉语学家们,是把对汉字的研究看作汉语研究的一部分的。不像20世纪的许多中国语言学家,千方百计地要把汉字踢出汉语研究的殿堂,认为文字不是语言,汉字研究属于文字学,不应该属于语言研究的范围。从洪堡特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是否承认不承认汉字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就是汉语独特性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汉字与汉语的联系。承认汉字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是汉语独特性的第一个表现,进一步就要研究汉字与汉语的“联系”。我们注意到洪堡特用的词是“联系”(英语译作 connection)而不是“关系”(英语的 relation)。“关系”可以是各管各,各自成为一家。而“联系”却是两家合为一家,是同一事件的不同阶段或过程。我的理解是汉字结构从属于汉语结构,是汉语结构的一部分。这个认识可能也有悖于我们现在所了解语言与文字关系这一语言学“常识”。但正因为与一般的“常识”不同,这才构成了汉语“独特性”的第二个内容。

第三,汉语本身的语法结构。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洪堡特对汉语语法结构的评价:“汉语的语法结构是极为独特的,从所有语言的语法差异来看,汉语可以说自成一类,而不是某一具体语言的亚种”。其中最后一句的“亚种”有点费解,我们对照了这段话的英译文:“And ye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language structures known; far from sim-

ply constituting a sub-division consisting of one single language, it in fact constitutes a class of its own within the grammatical multiplicity of all languages”(Humboldt 1826: 95),发现可以改译为:“汉语的结构是迄今所知的语言结构中最为独特的一种,它不是语言结构类型中的一个亚类,只是由单一语言构成,而是本身就在所有语言的多种语法中自成一类。”洪堡特强调汉语结构在所有已知语言中“最为独特”、在所有语言语法结构中“自成一类”而不是别的分类的“亚类”,充分说明了汉语语法的独特性。对他这个说法视而不见实在是不应该的。在普通语言学领域,很多人承认汉语是一个独特的类型,所谓的“孤立型”,但一到了研究具体的汉语语法,马上就起劲地把它归为某种其他语言(特别是英语)语法的“亚类”,总是从英语语法出发,来寻找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语法规律。一百年来,我们不就是如此走的吗?从洪堡特的话出发,应引起我们重新对“什么是语法?”、“什么是汉语语法?”的认真思考。

三 汉语的独特性和汉语教学

讨论这个问题,最好是引用白乐桑先生十多年前说过的话:

确切地说,无论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方面,在教材的编写原则方面甚至在课程的设置方面,不承认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不正确地处理中国文字和语言所特有的关系,正是汉语教学危机的根源。(白乐桑 1997:565)

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白乐桑先生提到的两个方面,“中国文字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字和语言所特有的关系”,与洪堡特提到的前两条在用字上几乎都一模一样,可见这是外国汉学家的共识。白乐桑先生认为不承认和不能正确处理汉语的独特性,就会带来汉语教学的危机。对此我们完全同意。

认识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承认,语言不同,其教学方法也不同。适合于一种语言的教学方法并不天然地也适用于另一

种语言。语言研究中的共性论者往往也是语言教学法中的共性论者。他们一方面认为在印欧语研究基础上产生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必然适合于汉语,起劲地一一照搬;同时也认为在西方语言教学过程产生的教学理论和具体教学法也同样适合于汉语,因而也不断地随着西方教学法理论和实践的不断翻新而一一照搬如仪。而我们认为语言的教学法与语言的特性有关,他种语言的教学法可以参照,但绝不能照搬。如果承认汉语有独特性,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必须承认汉语教学也有独特性。既然汉语与世界语言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那么汉语的教学方法也必然具有自身的特点。从上世纪初废科举、设学校,引进西式教材和教学法以来,这个问题已长期为我们所忽视。两年前,我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一百年来,我们是在用教外语的方式教母语”(潘文国 1997),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认为,西方语文的教学法已经影响到了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反过来又影响到了对外汉语教学,其带来的后果就是白乐桑先生说的“危机”。当前世界上的“汉语热”方兴未艾,而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由于违背汉语研究和教学规律而带来的“汉语难学论”,并不会因为学习的人多了起来而自动消失,如果汉语汉字难学难记的问题不解决,“汉语热”是不可能持久的。坦率地说,我认为历史给我们的时间并不会太长,如果 10 到 20 年里面,汉语研究和教学法没有一个重大突破,汉语走向世界的机遇就会稍纵即逝。我们热切地希望借这次会议的契机引起更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从汉语独特性出发,为汉语研究和教学寻找一条出路。

参考文献:

- 白乐桑(1997) 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 载《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 顾炎武(2006)《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 洪堡特(1826)论汉语的语法结构,载《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年,105—121 页。
- 潘文国(2007)100 年来,我们用教外语的方式教母语,张英记录,载《南方周末》第 1215 期,5 月 24 日,第 27 版。

章学诚(1985)《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中华书局。

Humboldt, Wilhelm von. (1826) O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 Harden and D. Farrelly. (eds.) Wilhelm von Humboldt: Essays on Language. Frankfurt am Main: Lang. 1997. translated by John Wieczorek and Ian Roe. pp. 95-110.

我们为什么主张字本位？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反面的教训

《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造成了汉语研究传统的断裂。作为世界上三大语言传统之一的汉语传统格局被完全打散，纳入了以语法为中心的印欧语的研究传统。

研究格局的变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外与中、古与今的问题。汉语是古今沿续的，一个完整的汉语研究理论在历史上也应该是延续的，不能只有今天没有昨天；国外引进的理论应建立在汉语的基础上，不能为引进而引进，引进的目的不能为了追求时髦，不能跟着转。在跟着转了一百年之后，所谓中国语言学已经不复存在，只是西方语言学的的一个分支。西方讲什么，我们也就讲什么？难道这就是“接轨”？沃尔夫说：“现代中国或土耳其的科学家们在对世界进行描述时，使用了和西方科学家们一样的术语。这一事实只说明他们全盘套用了西方的理性体系，而不意味着他们立足于本族语观察角度证实了这一体系。”

汉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讲的，孙中山最早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马氏文通》的根本问题：“马氏自称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而后成此书。然审其为用，不过证明中国古人之文章，无不暗合于文法，而文法之学，为中国学者求速成图进步不可少者而已；虽足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不能为初学者之当梁也。”这也是现在引进派理论的根本问题，即只是使中国“有了”什么，而不是“解决”了什么。之后，陈寅恪、王力、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启功、徐通锵等指出了汉语研究的弊病。其中不少人也谈到了字的问题。例如吕叔湘说：“词在欧洲语言里是